



〔日〕 岳本野蔷薇 著
夕唯 译

下妻物語

飞车女・萝莉
与杀人事件

Shimotsuma
Stor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妻物語. 飞车女、萝莉与杀人事件/(日)岳本野
蔷薇著;夕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27-5969-9

I. ①下… II. ①岳… ②夕…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894 号

下妻物語・完

ヤンキーちゃんとロリータちゃんと殺人事件

by TAKEMOTO Novala

© 2010 TAKEMOTO Noval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图字: 09-2010-263 号

下妻物語

飞车女、萝莉与杀人事件

下妻物語・完

ヤンキーちゃんと

ロリータちゃんと殺人事件

[日] 岳本野蔷薇 著
夕唯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24,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969-9/I·3545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 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莓是个大笨蛋。

不过要是对着笨蛋这样介绍莓：“这女孩是笨蛋。”应该会被斥喝：“少瞧不起笨蛋！”所以还是别这么说吧！可是她真的是脑筋奇差、无知至极、愚笨痴呆到没药可医，外加过时又濒临绝种的顽固 Yankee^①。尽管已经来到辉煌的二十一世纪初，她的造型还是以深蓝色定制短外套，搭配比正常裙子多褶、被称为“车褶”的长裙为主，俨然一副太妹的模样。至于她最好的衣服，则是上半身直接裹上白色缠布，下半身配灯笼裤，外罩一件绣有乱七八糟的难懂汉字的特攻服。真是无可救药了！

为何崇尚洛可可精神、将生命赌注于优雅可爱、天生萝莉的我，总会和同龄却如此可耻的人在一起，我自己也不太了解。我在高一时搬来这个被喻为关东西藏（我乱说的，没这称号）、到处都是田地的乡下地方——茨城县下妻市。高二那年春天，在偶然的因缘际会下，不幸认识脑袋瓜像是被白蝶幼虫啃食一空的莓。尔后，我和莓经常为了某些目的一

起行动。该如何形容，才能让大家了解每堪称国宝级的愚蠢度呢？啊，对了，前一阵子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喂，桃子。这个星期天要不要去涩谷？”

“我原本打算去代官山的 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买衣服，到时会经过涩谷，可是我讨厌和你一起去。”

“为什么？”

“我说过很多次了。虽然你平常就净穿些奇装异服，可是每次去东京，你就会因为‘要展现斗志’而装扮得更夸张，上次还穿了整套的红色豹纹运动服咧！”

“你还不是说什么去代官山时一定要做最棒的打扮，结果穿得比平常那种轻飘飘的造型还要华丽，都一样啦！那套豹纹运动服既酷又贵，毕竟是 GALFY 的新商品，所以没有打折，我可是抱着从清水小摊上跳下来的决心买的咧。”

“是从清水舞台跳下来^②吧！从小摊跳下来的话，连伤都不会受呢。”

“很啰嗦哎，你太计较啦。这样啦，既然你星期天也要去 Baby Star Ramen^③，我也要跟去。”

“不是 Baby Star Ramen，是 BABY, THE STARS SHINE

① 原为日本关西人惯用的语末助词发音，后因语调粗俗演变成不良少年的代名词。

② 日本谚语，指孤注一掷或下定决心做某事。清水寺位于日本京都市，有著名的建在悬崖上的本堂外接舞台，称“清水舞台”。江户时代，人们相信如果从那里跳下后得救的话，愿望就会实现。

③ 日本 Oyatsu 株式会社生产的炒面口味的零食。

BRIGHT! 都接了那么多 BABY 的模特工作，好歹也要记住吧？”

最让我火大的是，莓平常明明是个土里土气的 Yankee，一旦适度地化妆做造型，就会变身为让人惊艳的美少女。至于为什么平常只看 Yankee 御用杂志 *Champ Road* 的莓，偶尔会以美少女之姿当模特，穿着给世间少女们提供超级浪漫服饰、坚持走萝莉王道的 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服饰，而它又好死不死刚好是我最喜欢的品牌呢？要说明也可以，不过太麻烦了，我从略（心眼儿很坏吧，呵呵）。然而，尽管莓拥有被大家认可的美貌，却不肯违背自己的立场，毫不在乎模特工作，只有在缺钱时才肯串场一下。莓的目标是成为了不起（了不起吗？）的工程师，高中毕业后到土浦（茨城县里比较繁华的城市）的机车行打工，帮当地 Yankee 把特意用来压低引擎声的消音器改装成吵得要死的直管；或是制作三段式座椅；或是漂亮地 all paint（即全部涂装）整流罩（即外装零件）；或是削制 one-off（即独一无二的手工零件，削制则是指将大块金属弄成单一零件的作业，多使用铝片材质）……话说回来，为什么直管、削制这类不必要的单词，会输入我力行洛可可主义的脑海中呢？啊——啊，这全都是因为我老是被迫听纯正 Yankee 的莓说话害的啦！真讨厌，必须趁被 Yankee 污染前，赶紧和莓“诀别”。哇，又下意识地用了纯正 Yankee 的用语，真糟糕！

“然后呢，你为什么星期天要去涩谷？”

“因为有尾崎的演唱会呐！在一个叫做涩谷公会堂的

地方。”

“尾崎丰不是死了吗？”

“是啊！”

“死人要开演唱会？”

“尾崎就算死了，精神还是永远活着，他会在那天复活啦！”

莓说完，小心翼翼地从小口袋里拿出自情报杂志撕下的广告页给我看，上面写着“尾崎丰电影演唱会”。原来如此，我懂了。这是以在大屏幕观赏昔日演唱会影像为旨趣的演唱会，以前 X JAPAN^①之类的乐团也常办这种活动。莓对外声称喜欢矢泽永吉，其实最爱尾崎丰，实在很容易让人摸透。我看着她那副耀武扬威、掩不住喜悦的窝囊样，回答道：

“我对尾崎的歌又没兴趣，你高兴去就自己去啊！”

“我没要你跟我一起看尾崎啦！只是我一个人，哪到得了涩谷？”

就是这样。我们明明一起去过东京好几趟，莓的记忆力却差到记不住下妻到涩谷的路线。从下妻搭电车到涩谷，确实有些繁琐，不但得换好几趟车，也很花时间。先从下妻车站搭常总线到取手车站，接着换常盘线到上野车站，上野车站到涩谷车站则是搭山手线，连同等车的时间，最好估个三小时才算充裕。东京和茨城明明可以算是邻居，电车线路却很不便。我问她：“就算必须换车，也才三次，为什么还记

^① 日本著名摇滚乐队。

不住呢？”她理所当然地回答：

“就算我再怎么健忘，至少也知道要先在取手换车，再到上野换车啦！问题是怎样才能在取手车站内平安走到常盘线月台，取手车站有很多月台对吧？会迷路对吧？而且就算在取手车站成功换车，上野车站又比取手车站更大、更宽，车站本身就像个小城市，要我一个人换搭山手线，根本不可能。我扛不起这个重担！”

什么叫“扛不起这个重担”，你把人生赌在区区的换车工程上吗？唉，说到电车，常总线是单轨车道，只有一节车厢和一名司机，一小时只发一到两班车。对于视这点为常识的莓而言，上野车站永远是超过她脑容量的迷宫。我一边想：“真是麻烦的女人……你就在茨城出生、茨城长大、基本上离不开茨城、相信茨城是全宇宙地死去吧！等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埋在位于牛久，由身長一百二十米、只有世界一级高大这点值得骄傲的牛久大佛看守的墓地！”一边勉为其难答应带她去涩谷。

“不好意思啦，感谢你的大恩大德。要不是我的机车是那个，就可以从二九四号国道直接上高速公路，只消一小时就能轻松抵达涩谷。”

“那个”指的是小绵羊。莓明明是 Yankee，自称很会打架又擅长飙车，却无法如愿通过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笔试，只能一直骑那台硬是改造得乱七八糟的小绵羊。就算把小绵羊改得比普通重型机车炫，终究还是上不了高速公路。

星期天，我和莓到了涩谷。为了前往我的圣地——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总店，我穿上该店以爱

丽丝镜中仙境为主题的背心裙(不是梦游仙境而是镜中仙境，BABY 真是太厉害了)，裙摆印有爱丽丝、皇冠和爱心图案；红色基调的胸前部分，做成绑带；外罩一件袖子以雪花皮草点缀、材质有点像粗呢布的淡粉红色外套；鞋子是 Vivienne Westwood 的红色 Rocking Horse Ballerina 厚底鞋。“去看尾崎的演唱会，当然要盛装打扮”的莓，用缠布裹住赤裸的上身，外罩背面印有独特变形人脸以及超大金色 G. V. ERASECE 字样的紫色夹克，套上似乎是作业服品牌中最高档次的寅屯^①的宽松超长红色灯笼裤，脚下则赤足穿了双看似廉价的银色凉鞋，这装扮怎么看都很可笑！我问：

“现在还是冬天，你不用穿件大衣之类的吗？不用穿袜子吗？”

莓一脸得意地回答：“外面再穿那个，不就看不到背上的 VERSACE 了。寒冷啊，靠意志力就能克服啦！”

我听了有点火大，故意说：“那你就靠意志力一个人去涩谷啊！”

莓马上露出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开笨蛋玩笑真愉快，或许就是因为能体验这种乐趣，我才会和莓在一起的吧！

莓常骂我个性恶劣、坏到骨子里去，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赞美。我认为女孩子心眼越坏越有魅力，以《小甜甜》^②来比喻就是伊莉斯；《网球甜心》^③则是音羽京子，我总是对

① 日本著名的工作服品牌。

② 日本著名少女漫画，描写了孤儿少女 Candy 的成长过程。

③ 日本著名少年体育漫画，描写了主人公克服困难、成长为一流网球选手的过程。

那种天下无敌的坏角色产生共鸣。这个世界充斥着污秽之物，所以我只留心看漂亮的东西；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至少自己能永远与众不同；人生是一连串的苦痛，所以我总是鄙视一切，沉溺于刹那的快乐。可爱与残酷、漂亮与丑陋、气质与野蛮、庄严与轻浮、热情与懒惰、纯真与狡猾、果断与执念……

大多数人在面临相对的事物而左右为难时，经常会做出某一边的抉择，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把持住自我。其实只要持有洛可可精神，就可以让对比的事物完美共存。在荒唐且不可思议的国度里，没有矛盾这东西，自己那颗善变的心，才是唯一规则，才是自然法则。为了购买并穿着将清纯可怜的少女情怀具体化的萝莉服饰，即使撒下漫天大谎从糟老爹那里弄钱，我也毫无罪恶感。我很乐意使用一切手段达到目标，道德伦理那套对我不管用，我生活在那些东西所及的范围外。

来到涩谷车站的八公犬铜像前，“从这条路直走，会经过西武及 PARCO 百货，再沿着公园路直走，会看到 NHK 大楼，涩谷公会堂就在大楼前面一带。”我向莓解释完通往涩谷公会堂的路线，便丢下一副因受到星期天涩谷闹市区的人潮惊吓而说不出话来只顾频频点头的乡巴佬莓，一个人快步走向涩谷车站的东横线入口。电影演唱会从两点开始，到三点半结束。演唱会结束时，我应该也买完东西了，所以我们相约四点在八公犬铜像前会合，并且约定好万一谁可能会迟到很久，就用手机联络。

搭一站东横线电车到代官山车站下车，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就在车站附近。一进到店里，已经认得出我的店员出声喊：“龙崎小姐，您好。”我请她从柜台后面拿出事前浏览网站时预定的衣服，决定是否要购买。衣服啊，即使能从网站上看到照片及详细说明，不看实物还是无法确定喜欢与否，即便喜欢，试穿后也有可能不适合，也就是被衣服给抛弃了。一旦被抛弃，再不甘心也只能打消购买的念头（只有在和服饰相关的事上，特别是在 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的服饰面前，我才会非常坦率，变成晚熟的纯情少女）。

这一天，我买了领子呈心形的棉绒材质黑夹克、布面上印有玫瑰花纹且同样为棉绒材质的黑色及膝裙，以及黑白各一件类似校园风的基本款开襟衫。这款胸前缀有 BABY 心形标记的开襟衫，袖口及腰部的罗纹既长又紧缩，穿上时袖子和腰部以上会蓬蓬的。基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我之后再说明，不过，万一忘了说就抱歉啰），我成了这间店的 VIP，明明不是店员，却可以用员工价购买。

“龙崎小姐，您先前曾联络说今天会来，所以社长说会在这个时间来店里。真抱歉，我打电话去公司看看。”

“不，我和碓部先生见面会紧张，还是不用了。”

“咦？社长会很失望的。”

“真的不用了。”

“不过我想，社长一定又是为了要力邀您毕业后到我们公司当设计师吧！”

就在话说到一半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莓打来的。哎呀，一回神已经五点了。我向店员说声“不好意思”，接起

电话。“桃——子——！”传来甚震耳欲聋的埋怨声。

“你在八公犬前面吗？我还在代官山呢，你先随便晃晃打发时间吧！”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八公犬啦！”

“你已经到车站了吗？”

“也没看到……车站。”

“四周看得到什么？”

“奇怪的住宅。”

“光这样讲我怎么会知道。”

“就是既像住宅又像咖啡馆，庭园里有个像 VERSACE 脸的大石头的地方啦！”

“那该不会……难道是冈本太郎^①纪念馆？”

“我哪儿知道啊！”

“有没有哪里写着冈本太郎纪念馆？”

“嗯、唔……啊，有。”

“这样的话，那座庭园是间 cafe，你先进去喝茶等我。”

“什么是 cafe？”

“就是咖啡馆！”

从涩谷公会堂出发，到底要在哪个地方怎么走错，才会从目的地的涩谷车站，走到位于南青山稍微里面一点儿的冈本太郎纪念馆？不但方向约莫差了四十五度，从涩谷公会堂走到南青山也有蛮长一段距离，一般应该会在看到冈本太郎纪念馆之前，就发现和来时走的路不同吧？没有人会迷路迷

① 冈本太郎(1911—1996)，日本艺术家。

得这么离谱啦！我坐上出租车，赶往冈本太郎纪念馆。

莓原本垂头丧气地坐在露台的座位上，大概是看到我赶到安了心，开始无意义地怒视周围。穿着 VERSACE 夹克和灯笼裤出现在南青山，这身奇装异服，就连冈本太郎看到，也绝对会大吃一惊的。我点了奶茶，在莓的对面坐下，根本没力气问她怎么会走来这里。

“演唱会如何？”

“那个啊——”

莓从口袋里拿出香烟，有气无力地说：

“真够失望的。我听说是演唱会才专程来的，结果竟然只是放以前的演唱会影像，完全被骗啦！”

“电影演唱会本来就是那样啊！”

“我是听说尾崎苏醒了……”

“你该不会以为去世的尾崎丰会真正复活，跑出来开演唱会吧？”

“当然。”

头……好痛，再笨，也该有个限度。

“死人怎么可能会复活啊？”

“一般是那样没错，不过既然是传奇的尾崎丰，就算奇迹似的复活，也不无可能吧！”

不可能。要是真发生那种事，早在演唱会开演前，那个话题就会先造成全球轰动才是。

“影片播完后，即使大家都站起来，我还是相信他本人等一下会出来，便没有离开座位。后来会场只剩我一个人，我就被像工作人员的人赶了出来。是我不该相信吗？不过我

认为就算被背叛再多次，社会上最重要的还是信任。”

呃……问题不在这里。非常遗憾，莓小姐，你并非被背叛，只是不了解电影演唱会的涵义，单纯地会错意而已。

这下你们可以了解，这位全名是白百合莓，却因为不喜欢这个极不符合自己模样的名字，而在平时谎称为巫子的Yankee，究竟有多笨了吧！她已经超越笨蛋或是愚蠢的境界。老实说，我搬来下妻以前，住在位于大阪市及兵库县边境的一个既危险又安逸、名为尼崎的城市，所以非常可悲地，我是关西人。虽然很想把这个事实从自己的历史中消除（因为关西出身的萝莉，感觉完全不搭），不过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莓的话，就只好说出关西地区经常使用的那句：

阿呆。

莓是阿呆到极点的大头呆。

在我的审美观念里，其实很不想使用“阿呆”这个单词，却不能不用。既然如此，就趁此机会来个连呼：阿呆、阿呆、阿呆、阿呆、阿呆、阿呆，莓是大头呆！

因为、因为、因为啊——这个莓竟然在从冈本太郎纪念馆回程的路上这么说：

“那个叫做冈本太郎的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还是什么啦，真让人看不顺眼，那个人脸石像，怎么看都是模仿VERSACE吧！”

尽管莓的思考方式，比栖息在爱丽丝仙境里的幼虫，或是帽子店主人们还无厘头，但她心中自有一套准则，并且遵循着度过每一天。话虽如此，那个准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连只为荒唐价值观所动、并擅自将它命名为“洛可可精神”的孤高(应该说只是任性)的我，也不禁晕眩了起来。

我的父亲(以下称糟老爹)来下妻前，在尼崎制作并且低价販售 VERSACE 的仿冒品。现在糟老爹带着我，投靠到他自己唯一的亲人——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身边(即茨城县下妻市的横根，放眼尽是田地的标准乡下地方)，做起地摊生意。当初搬来时一同带过来的 VERSACE 仿冒品，则成堆地叠放在宽敞却老旧的木造空房子里。我刚来下妻的那一阵子，因为很想获得买 BABY, THE STARS SHINE BRIGHT 服饰的资金，又不想去打工，于是写了类似“以超低价出售 VERSACE 各式商品，不过全都是仿冒品”的内容，投稿到个人情报杂志，打算用糟老爹那些留着也没用的商品赚钱。结果，当时隶属于女暴走族“铺尔威帝刘”、有颗笨脑袋却和我同年的莓写信给我，表示想买 VERSACE 仿冒品。刚开始莓还因为我设定的价钱太便宜而怒斥说：“不可能那么便宜就买得到 VERSACE 新品。”这让我意识到：“啊，原来这家伙是笨蛋。”我拼命向她解释，这些只是 VERSACE 的仿冒品，不是真品。莓却说出“VERSACE 就是 VERSACE 啊！就算是假货……”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极力拥护糟老爹胡乱制作的仿冒品。

这样的莓，竟然在看完冈本太郎的前卫艺术品后，说冈本太郎抄袭 VERSACE 让她很不爽。虽然我觉得……笼统做判断的话，冈本太郎创作的那张脸，的确和象征 VERSACE 的脸很神似，可是再怎么想、怎么误会，冈本太郎也不可能去模仿，莓却坚信冈本太郎抄袭 VERSACE。

“就算其他人被骗，我这 VERSACE 通，一看就知道那

是抄袭 VERSACE 的。”

“什么 VERSACE 通，你连一件真正的 VERSACE 服饰都没有耶。你穿的，不过是我爸做的 VERSACE 仿冒品吧！”

“那种事根本没什么差别！就算我没有，亚树美大姐穿的就是 VERSACE 真品，我一路看着她过来，已经练就成好眼力啦！”

“亚树美大姐就是促使你加入女暴走族的那个？”

“是啊，亚树美大姐是名声响彻全日本暴走族界、被传为茨城县曾有这么个女暴走族的、‘铺尔威帝刘’的传奇队长。她是我大恩人、大目标、大前辈，是骑 HONDA 的 Steed 机车的超硬派女中豪杰，她总是帅气地穿着在上野买的 VERSACE 呐。”

且慢，莓小姐。就算我只熟悉萝莉服饰品牌，既不关心 VERSACE 的事，也不太清楚 VERSACE 直营店开在哪里，可我不认为天下的 VERSACE 店会开在上野。那位亚树美大姐如果真是在上野买的 VERSACE，八成也是仿冒品唷！（我是在亚树美大姐还在当头目时认识莓的，我很清楚“铺尔威帝刘”是个总共只有七人的寒酸集团。那个带头的亚树美大姐，名声轰动到全国了吗？）但若是提起这个，话题就会完全偏离，所以我没有说出“亚树美大姐的也只是仿冒品吧”的疑惑，而是换个方式告诉她。

“依照书上所述，VERSACE 是在一九七八年首次推出高级定制服的。我不知道冈本太郎是从何时开始画画，并且成为艺术家，不过大阪世博会是在一九七〇年举办的，当时冈本太郎建了一栋名为‘太阳塔’的巨大建筑物，太阳塔的顶端，就

有你口口声声说是抄袭而来的那张脸。你懂我的意思吗？”

“唔……你不说简单一点，我听不懂。”

还能怎么解释？连这样说明都不懂的话，只能把你的脑袋整颗换掉啰。

“也就是说，冈本太郎至少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经创作了那张脸，而 VERSACE 开始用脸作为象征，则是在一九七八年之后。冈本太郎不搭时光机，就抄不到 VERSACE 的脸。”

“这么说——”

莓突然眉头一皱，似乎很努力地在思考什么。

“也就是，VERSACE 抄袭了冈本太郎啊！”

也不是这样……

“虽然我从以前就很崇拜 VERSACE，但以后再不穿 VERSACE 了，因为抄袭是最差劲的。”

“可是你不是说过，就算是仿冒品，VERSACE 就是 VERSACE，还很高兴地穿 VERSACE 的仿冒品吗？仿冒品就是抄袭。”

“你什么都不懂，仿冒品和抄袭全然不同。仿冒品是尊敬那个商品，嗯，也就是 request^①。”

“不是 request，是 respect^②。”

“对，就是那个。自己因为也想变成那样而努力，努力去模仿，所以很伟大呢！我加入暴走族时，也一直在 request 亚树美大姐，模仿她的装扮或小动作。不过，在模仿

① 英文，要求。

② 英文，尊敬。